

第二名

石光

天下文章，果真是（個人簡介）這篇最難為！
思來想去，得一結論：我不過就是一直走在
與文字息息相關的這一條路上的其中一個，
而近年能夠只為自己一個人寫下幾個字，如
此而已。如此幸矣。



竈口的烈焰

「新好男人」尚未誕生的更早之前，男人歷來是君子，遠庖廚，而女人都有三頭六臂。站在大竈前，沒有三頭六臂，飯不飄香，六畜不興旺。

臺語說「那口竈」，指的是那一家子的意思。一家通常七、八口（要是兄弟未分家，大姑小姑未出嫁，人口兩位數很正常），加上竈腳後面廁所之旁圈養兩、三頭豬，後院雞鴨鵝三大群，不管是兩隻腳還是四隻腳，女人都要按時餵飽每一張口，所有吃食、飲用、洗澡水，女人全在竈上操持，若是手邊還有一個奶娃，那娃便攔木澡盆裡就近擺地上；澡盆裡塞一層草引，鋪墊被，放娃，蓋毯。女人持粗厚鍋鏟在鼎中翻炒幾下，又趕緊彎腰塞草引、撒粗糠，把快燃盡的火燒旺，眼角不時覷看盆裡的娃，稍有動靜，馬上

騰出一隻手來輕哄幾下，菜在鼎中滋滋響，娃在盆裡又均勻地睡香，女人趁空檔疾走至後院的井，提水注入竈腳的水缸，放下水桶，提起鍋鏟再翻兩下，撒鹽撒味精，菜盛盤。這樣的竈腳，是一家之中最忙碌嘈雜又神聖的地方。初嫁新婦，不諳竈性，哪個不被大竈欺負？火不旺，米泡脹成硬粥、青菜透著草腥味，火太旺，上面半鍋飯夾生，下面半鍋焦黑、青菜乾巴爛。但是說來神奇，女人個個天賦異稟，在竈腳站一站，身上就有了三頭六臂，讓每一張嘴吃飽喝足笑呵呵。

神聖的竈腳，竈是心臟，竈上依序是大鼎、小鼎、小釜，小釜旁一根煙囪直溜溜貫穿天花板，送炊煙上青天。冬日霪雨，大鼎、小鼎成了「烘衣機」，女人趁煮飯燒水將半濕不乾的衣服攤開在鼎蓋上烤乾。女性的下裳不能上鼎蓋，說是竈神的緣故，要是再問為什麼男人的能，女人或許被問煩了，也或許不知如何開口談，乾脆不耐地說：「囤仔人，有耳無喙。」囤仔人聽不明白，但是都會辨聲觀色自動滾開，以免三頭六臂的女人瞬間心情波動，隨手一個爆栗敲上來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想大概是因為竈神是男性，女人下裳拿到祂眼前翻開，豈不成了挑逗或挑釁，總之是冒犯。冒犯了竈神，在重要的年節，萬一蒸籠裡的蒸糕夾生，特別是素來象徵好彩頭的發糕扁塌不膨發，女人三百六十四天

天天再如何三頭六臂，最後的這一天也會被公婆叔伯叨唸，被妯娌小姑訕笑。

我家的那一口竈早已不存，竈口的烈焰仍在我眼前熊熊地燃，稻草、木材、竹枝、粗糠、碎布都能燒，從最前端的竈口送入，竈口附一扇厚鐵門，門片簡單浮雕一顆虎首。鐵門能開展一百八十度，藉由門的開闔調節氣流，控制火候。竈內前端底部鋪設鐵條，鐵條間的寬縫能讓空氣進出，能讓熱灰落入正下方的集灰區。大鼎坐落竈口正上方，得地利，理當最快滾，但偏偏是中間那口火尾巴穿過的小鼎先滾開，甚至平常只剩熱煙通過的小釜裡也水珠直直冒，一副要滾的態勢。「大鼎未滾，小鼎強強滾」，十之八九是生手或小孩在顧火，不懂得控制氣流，火往小鼎跑的緣故。阿嬤看到大鼎裡祭拜用的七、八隻雞鴨還生著，心一急反射性地在那小孩的頭上敲爆栗。疾如迅雷的爆栗我們臺語叫「五斤架」，冷不防被擊中，像五斤重的鈍器敲在頭上，痠、痛、麻，人一陣暈然。祭拜神明的供品，除了中秋月餅買現成的之外，紅龜糕、黑草仔糕、鹼粽、肉粽、甜糕、蘿蔔糕、發糕都自己動手來，家家戶戶皆然。家家戶戶的鼎蓋一掀開，團團濃白的煙上竄，像一列蒸汽火車嘟嘟地駛來。這列火車在農曆年前一天比一天熱鬧喧嘩，尤其到了做甜糕的關頭，嬌小女人的竈腳得讓位給另一個女人。

這鄰家高大的女人，好臂力，厚肩上半擎一根光滑的實木，形似槩，到各家的竈前掌勺。女人高喊一聲進了門直驅竈腳，脫下厚外套，渾厚的肚腹抵著竈沿，雙手握槩，上身前傾，在大鼎裡順著同一個方向攪動漂浮在褐色糖水中的白色糯米團。二、三十個巴掌大的糯米團在不斷的攪動下，慢慢聚合成一個巨大的黏團，女人越攪越使勁，彷彿鼎裡有幾雙手拉住槩，她額頭兩鬢頸脖子汗珠流淌，在寒冬裡脫到剩一件短袖薄衫。鼎中的甜糕越攪越Q黏，生出誘人的光澤，女人自鼎中掐一小球送進嘴巴，望向前方，專心感受糕的Q彈，然後對顧火的嬌小女人吆喝：「快好了，改最小火。」轉頭將剩下的半口糕隨手塞進嬌小女人嘴裡，嬌小女人一邊咀嚼一邊取來冷水，用手灑水進竈，水火相遇淒——淒——淒地響。竈口的烈焰輕易把水珠吞乾，火勢不減，女人口氣急，不耐地說：「快！小火！小火！」嬌小女人放下水瓢，用火鉗夾出一截燒紅的柴，蠢蠢的火舌在冷灰裡滅了，竈口轉為文火，最後剩熱氣，甜糕起鍋。有時運氣好，女人會把整支槩給了適時出現在一旁不礙手礙腳的你，讓你啃食附著在上面的一層薄薄的糕。年味從鼎中醞釀在嘴裡蔓延開來。在糕槩的划動下，年浮出頭，期盼過年的心，竟騷動如潮。

竈是心臟，鼎即臟中的血流，這從阿嬤「刮鼎」不假手他人可見一斑。每隔一段時日，

阿嬤兩手抓緊竈上的鼎沿，一鼓作氣將鼎斜扣在頭、肩上，像歪戴一頂巨大黑斗笠，一路扛到後院，慢慢曲膝緩緩前傾上身輕輕將鼎移扣地上，鼎背一層厚實的灰。阿嬤雙手握鋤頭，碎步繞鼎一上一下刮，嘎嘎聲規律響起，灰紛紛落下。我蹲在一旁觀看，不禁主動要求刮鼎，阿嬤仍雙唇緊閉、兩眼專注於鋤刀，無視於我，繞鼎一圈之後，蹲下身慢慢扛起鼎進屋，其間阿嬤靜默不語，連派下家務都暫緩，彷彿一出聲，鼎會碎裂似的。地上留下一圈灰，色如濃墨，一捻細似麵粉，要是把鼎灰加水拌一拌，說不定能寫書法！正是，前人便是摻和鍋灰來製墨。鼎，細且薄，鋤，銳利而厚重，力道失準，鼎破，停炊，每一張口都要挨餓，要是在寒冬得加上洗冷水。即使我的個頭已長高，力氣也足夠，刮鼎依然是阿嬤親手親為。

鍋灰能製墨，灰燼能撒到田裡當肥，後院一間紅磚小屋專門儲放灰燼，要是炊煙也能收，阿嬤必然不會眼睜睜地看著它逍遙九霄雲外。紅磚屋也兼母雞的產房，母雞的腦袋真不容小覷，沒有比灰燼更柔軟的了。阿嬤會讓母雞坐在竈口前的粗糠堆孵蛋，這裡的溫暖正適合。我見識到母雞的母性便是牠紅著臉坐蛋時，除了阿嬤之外，牠啄每一雙朝粗糠靠近的小手，每一雙小手在牠眼裡都是偷蛋的黃鼠狼。不久，母雞頂著鮮紅的雞

冠帶領十餘隻黃茸茸的小雞在廳堂大搖大擺，啄食特為牠們撒下的大把白米，牠在院子高視闊步的模樣，十足彰顯了一身的高產值。屋裡留下一坨坨雞屎，我得去竈口下取一把灰撒上再掃除。灰燼有神奇的去污力，不留雞屎味。日後曾聽一離婚老婦感嘆，沾到婚姻就像沾到雞屎，怎麼洗都有餘味。去除婚姻這個屎味的神奇「灰燼」是寬容還是另一段婚姻，我不知道，但雞屎之令人厭惡不言可喻。不過，令我不悅的並不是被母雞啄手還得幫牠擦屁股，也不是在阿嬤眼裡我們是「生雞蛋的無，放雞屎的有」這種毫無產值又惹事的難堪，而是在溫暖的竈口前，我的運氣不如一隻母雞。大人不在的冬日黃昏，我將草引放進竈口，再站到竈口前堆疊的兩層紅磚上，身體貼著竈，看一個小孩拿著自己的手臂還長的鍋鏟在大鼎煎紅龜糕。硬邦邦的紅龜糕逐漸變軟，我感受到身體的暖和，貼著竈的肚子甚至覺得熱，糕的甜味越來越濃。糕已焦黃酥香，我正從紅磚上下來，後腳跟未著地，先發現外套肚子邊的口袋黑成一片，我反射性地把兩隻手伸進口袋，五根指頭裸露在外，兩邊的口袋確實少了一只，心中卻仍不敢置信。那是黃色的呢絨外套，母親為我量身剪裁的過年新衣。母雞在溫暖的竈口前將一窩白蛋孵成一群黃色小雞，深得阿嬤喜愛，我在竈口前失去一只黃色口袋，第二天起，整件外套不知去向。

其實，不見了的口袋一直都存在著——牢牢地儲存在腦袋裡。人忘不了什麼、記不得什麼，不是全然可以隨心所欲；記憶的選擇真是妙，偏好收藏一去不回頭的人、事、物。

竈熔掉口袋，讓我痛失一件新衣裳，但我仍愛那一口竈，這並非虛假。

這一口竈幫阿嬤把鼎中肥膩膩的豬肉煉成濃郁的白脂，把一缸黑豆水濃縮成甘醇的醬油；現今爆發的餛水油、化學醬油，在阿嬤那個年代聞所未聞。這一口竈，在沒有零食的歲月裡，幫我們把一顆顆淺褐的地瓜煨成甜美的消夜。竈的可懷可想，正是在無數的冬夜裡煨熟了地瓜。我們趁晚炊時偷偷將地瓜丟進竈口，地瓜外層煨得烏黑硬化，這炭化的外殼足以在地上寫字，裡面金黃香甜的肉，吃一口就上癮。我日日期待黑夜的降臨，對竈無限感謝。

人的心思從關注於吃斷臍時，也恰恰是心事萌芽孳生的年紀。母雞依然在溫暖的竈前紅著臉孵蛋，我開始在夜裡幽坐竈前將火燒旺，兩眼專注於竈口的烈焰，有時難得地看到紅色的火竄出一縷藍色的焰，美麗的藍焰一扭身便消失，火將轉弱，草引、粗糠一放入，竈口馬上闖黑，火看似熄了，不多時一條小火舌裊裊地鑽出來，小火舌引來更多火苗，竈口又熊熊地燃。或許是坐在竈前夠久，老母雞識得我的手不是黃鼠狼，但我唯恐這名產婦一時心情起伏，無預警地一轉頭又來啄，伸手抓糠不免忐忑。我反覆加柴，火在竈口裡反覆地扭身、跳動、翻轉，萌生的心事，也穿過煙囪散入了夜空。

這口竈，果真什麼都能燒，心事也能當柴化了。總是這樣不知不覺把大鼎、小鼎的洗澡水燒得沸揚。

現今竈已成為多數人記憶中的專有名詞，「大鼎未滾，小鼎強強滾」成了學子試卷上的考題。曾於生活中親臨小鼎強強滾，又記憶著竈的我，是幸運的。竈，足堪陳列供人瞻仰，走入了陳列室，「竈腳」，名不符實了。現代廚房，美麗的高科技小家電閃耀著金屬的智慧光芒，女人無須三頭六臂，一根手指按下開關就能高速運轉，但外食、外帶是家常，廚房煮消夜泡麵比煮三餐頻繁，不過竈神應該依舊在吧。坐鎮在金屬流理臺瓦斯爐前的竈君，或許偶爾也如我這般，懷想起那種竈腳，能夠幽坐在溫暖的竈口前凝想，等待火裡燒出藍色的美麗焰光，等待糾結在胸臆的迷霧朗朗地散開，等待隆冬裡竈口的烈焰讓那列蒸汽火車嘟嘟地駛來，鼎蓋一掀開，竄出濃濃的年味來。

* 評審評語

竈腳最大灶燠公，數百年來臺灣農村社會，逢年過節家家戶戶拜神明，竈燠公（灶神）必不可、不敢不拜，可見對竈、灶神有多敬畏。

竈脚（灶口）即現今廚房；竈是「廚具」，但意義何止差別千里。

本篇〈竈口的烈焰〉，熊熊燃燒豐富的歷史記憶，大大小小生活故事，情感濃烈，語言靈活性動，敘述細膩，引人入勝，融合知性與感性，既有意義又有趣味。

共同經歷過竈腳的世代，讀本文必有心領神會，勾動無盡緬懷；未曾經歷過的世代，本文更值得細細品嚐，體會臺灣生民文化。（吳晟）

得獎感言

有一個所在，對它的記憶猶如巨樹在地底的根鬚，有一天樹不在了，根鬚仍在地底盤錯。家，就是這樣的一個所在；昔日倚在舊家老牆角的那把掃帚，只要一個深長的呼吸，便能召來它的稻草香，竈腳的鼎竈，汨汨地冒出濃烈的年味充塞每一個角落。盤錯在每個人記憶中的家的氣息，總是獨一無二。感謝我能將得獎的消息第一個與至親分享。